

徐志摩四角戀

張源

精采百出，傳誦久遠的好文章，如果能兩相對照的閱讀，加上讀者自己的感受與評判，當會使您獲得更大的啓示，更深的認識，更多的收穫與最大的喜悅。——譬如，近五十年來膾炙人口，輒為談助的民國以來最轟動的戀愛事件，王慶與陸小曼，徐志摩和張幼儀，兩雙璧人終告脫輻，演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的悲喜劇，一直到民國五十八九年間，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的「徐志摩傳」問世，方始令人豁然開朗，恍然憬悟。章君毅先生根據事實作記述，以及徐志摩先生纏綿悱惻的情意，熱情奔放的呻吟呼號，對照來讀，實在是令人回味無窮，覺得生動有趣極了。

——筆者

郎才女貌閃電結婚

民國十三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徐志摩藉由一次偶然的機緣，認識了同為梁啓超門下一系人物的王受慶（慶）的太太·陸小曼。

稱陸小曼為「絕代佳人」，「豔光四射」，那是未免有失過於溢美了。陸小曼的體態小巧玲瓏，她眉如翠羽，膚似白雪，却又是丹唇皓齒、明眸善睐，她的美麗在於其神韻與含蓄。名噪一時的大畫家劉海粟，曾有一

次跟陸小曼同船由天津到上海，他告訴朋友說：陸小曼在甲板上眺望海景，他常常從旁窺探，覺得她的風度姿態，無一不合於美的尺度，當時如作寫生畫，全是可取的題材。

北平、上海最初有「交際花」之名，那是對於大家閨秀、新式女性的一種尊稱，決不同於往後「交際花」的流品如江河之日下，甚至於和歡場女郎相提並論，等量齊觀。陸小曼、唐瑛向被稱為交際花之鼻祖，唐瑛便是上海名醫威廉·唐的掌上明珠，宋子文機要祕書唐腴廬的令妹，有一天徐志摩和徐新六在上海一品香看見了唐腴廬，徐新六即曾豔羨的告訴徐志摩說：他的妹妹是「上海社會之花」。

陸小曼同樣的也是出身於閥閱大族，書香門第。她原名小眉，江蘇常州人，父親陸定，字建三，中過舉，曾經東渡日本就讀於帝國大學。跟曹汝霖、袁觀瀾、穆湘瑤等同班，學法政，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門生。回國後在北平的度支部任事，民國初年進財政部，從科長、參事，做到賦稅司長，他參加過同盟會，在北洋政府裏言論態度，一向以偏袒國民黨。而為當道所忌，因此，一度被袁世凱的軍警執法處長陸建章逮捕下獄，情形相當的嚴重。出獄後他便無意於仕途，去當了中義兩國合辦的震義銀行總經理。

陸定學問很有根柢，平時所交往的悉為當時名流耆彥、飽學之士，如莊蘊寬、項驥都是他的好朋友。他風度翩翩，舉止文雅，又是有名的「大食家」，吃西餐非三四客不飽，所以他長得白白胖胖，一副富泰相。見過陸小曼母親的人說：陸太太之清癯和陸先生之肥碩，恰成鮮明的對照。

陸小曼出生在上海，八九歲的時候，才跟她母親到北平去和父親同住，她自小聰明、機警，還相當的能管事。據說就在她父親被捕繫獄的那天早晨，她還會提醒過她的父親：外邊風聲頗緊，別再把國民黨的黨證攔在身上了。她父親果然就在當日被北洋軍閥爪牙逮捕。那天晚上又有大批軍警到陸家搜查，想從小女孩子口中套

出些證據，盤問了陸小曼好半天，她却能不慌不忙，從容對付，自首至尾，不露一絲破綻。事後家人親友無不誇獎她的機伶，鎮定和勇敢。

小時候沒上學堂唸過書，但是家學淵源，國文底子還是打得很好的，陸小曼長到十一、二歲，因為貪玩，



徐志摩四角戀的女主角，被稱為交際花之鼻祖的陸小曼女士。

徐志摩四角戀

成天和家裏的丫頭、老媽子嘻嘻哈哈，玩在一處。於是她父親一氣之下，便接連甩了她幾巴掌。沒想到這幾巴掌就把她給打乖了，從此循規蹈矩，埋頭用功讀書。由這一件事使她父親覺得這女孩子挺有出息，便不惜在她的教育上大費功夫，陸定為她女兒請了英文女教師、法文女教師，讓她英文、法文一塊兒讀，陸小曼則不但能够應付得過來，而且還進步神速。陸定一高興，又把她送進了北平法國聖心學堂。到了陸小曼十五、六歲時，她便能兼

通英、法文，能說，也能寫。與此同時，「黃毛丫頭十八變」，陸小曼明眸皓齒、秀麗端莊，依稀是個美人胎子。

由於她父親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興趣，陸小曼的悟性高，記憶力強，但凡是玩的事情一學就會，而且還能獨運心裁，推陳出新。耳濡目染，無分學校裏或是家庭中，在在都有學習的機會，所以她在正經功課之外，會的玩藝兒之多、之精，到了令人爲之驚異的地步。她能唱許多齣京戲，而且腔圓字正，有板有眼，臨時讓她上台客串、彩排，她也能不怯不懼，應付裕如。她又能唱曲子，跳交際舞，舞藝之精湛和應付之大方，處處使人傾倒。小姑娘多才多藝，於是聲名鵲起，再加上她舉止嫺雅，儀態端莊，言語溫柔，善體人意，家裏門第高，環境優裕，本身又學兼中西，能說英文、講法語，寫中國文章，英法畫牘，也有兩手。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當然會使她家裏提媒說親的常川來往，戶限爲穿，有不少的豪門富室，公子哥兒，央人前來向陸定夫婦求爲婚配，一心想娶得佳人歸。但是，陸定夫婦以孩子還小爲詞，每每婉言推却，其實呢，兩夫婦是在暗中留意，給自己的愛女千挑百挑，非挑到一位乘龍快婿不可。其結果，是挑中了北大教授，新自美國西點軍校歸國不久的王慶。

王慶，字受慶，江蘇無錫人，無錫王家累世貴顯，代有達士。但是，到了王慶幼年，家道業已中落。王慶在家中是長子，他從小就能發奮苦讀，後來考取清華，畢業後順利出國，進普林斯頓大學唸哲學，得了學位。由於志切報國而投身西點軍校，跟艾森豪美國前總統同班，民國七年，他以第十名的優異成績畢業。

回國之初，王慶在北洋政府的陸軍部供職，因爲他的英文、德文、法文造詣俱深，在當時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他曾一度在北京大學授過課，民國八年巴黎和會，他並且和在台逝世的前監察院副院長梁上棟，同爲

徐志摩和王康的老師梁啟超



我國代表團的武官。會後回到北平，又時常代外交部翻譯重要文件。他有軍人規律化的良好生活習慣，平時除了一卷在手，鑽研高深的學問，一向潔身自愛，了無嗜好，像這樣一位理想，優秀，前程不可限量的青年，難怪會被一心為愛女物色佳婿的陸太太，一眼看中。在左推右托，婉拒了不知多少名門子弟，少年兒郎的求婚以後，主動的將掌上明珠許配給王康。

當時也曾有陸家的親友表示反對，因為王康比陸小曼大七歲，他們力陳雙方的年齡不相稱，可是陸太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歡喜」，對於年齡問題不予考慮，她一再強調王康將來一定有出息。陸小曼本人呢，往後她曾在和徐志摩陷於熱戀的時候說：「雖然，當時也癡長了十幾歲的年齡，可是，性靈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後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兩性的結合，不是可以隨便聽憑別人安排的。」這話似乎透着點兒牽強，以她那麼聰明，交遊的範圍又那麼廣，她不大可能讓她的婚姻大事「任人安排」，而對王康全無半點認識與好感。——從議婚到舉行結婚典禮，其間歷時僅一個月，因而時人稱之為「閃電結婚」。王陸聯姻婚禮之隆重，排場之奇大，歷時多年猶仍傳為佳話，足證男女雙方對此一婚事之重視與欣喜。結婚那年，王康英年二十五，陸小曼芳齡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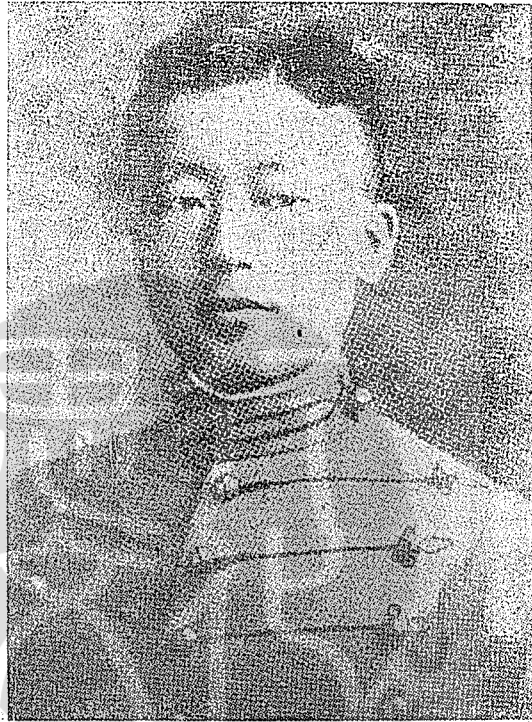
第四橋邊海棠花下

倒是陸小曼往後所發的牢騷：「在性格與思想上不能相謀，而勉強結合是人間最痛苦的一件事。當時因為家庭間得不到安慰，我就改變了常態，埋沒了自己的意志，葬身於熱鬧的生活中，來忘記我內心的痛苦。」多有幾分接近事實。王廣在美國留學六、七年，他的生活早已全盤美化，問題在於陸小曼婚前只看到美化生活輕鬆愜意的一面，而忽略了緊張嚴肅，埋頭苦幹的另一面了。王廣定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為其工作、讀書的時間，週末下午和星期日則痛痛快快的玩上一天半。於是，一向玩慣了的陸小曼就覺得玩的時間不夠，同時，她又闖不進王廣工作和讀書的圈子。所以，她沒得玩，便以為在家庭裏得不到安慰而深切痛苦。

陸小曼的「痛苦」一直持續到婚後四年，無意間遇見了徐志摩，照她的說法是：「叫他那放射神輝的眼睛照澈了我內心的肺腑，認明了我的隱痛，更用真摯的感情勸我不要再在騙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毀滅前程。他那種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轉換了方向，而同時也就跌入了戀愛了。於是，煩惱與痛苦，也跟着一起來。」

當然囉，徐志摩待人溫柔體貼，比王廣的名氣更響亮，前程遠大，為眾所共羨。尤其他對陸小曼有火一般的熱情，又比王廣不知多了若干倍的空間，他用不着勤奮工作，也無心在戀愛期間認真讀書。更重要的一點是，他比任何成年男子更多接近陸小曼的機會，王廣學兼中西，奮發努力，使他深受正與吾黨才難之嘆的梁啟超所重視，他也是梁系重要人物之一，他敬梁啟超為師，梁啟超也非常樂於和他接近。梁、王時常促膝長談，梁啟超視王廣為僅次於蔣百里的一員大將，他十分盡心的替他提高聲望，安排前程，在這種情形之下，宜乎王廣

陸小曼之前夫王廣，攝於美國西點軍校。



把徐志摩視作同門師兄弟，讓他登堂入室，陪陪常在嚷着「悶得發慌」的嬌妻。中國是最講究倫理道德的文明古國，歐風美雨東漸，充其量暫時改變了若干人的生活形態，但却永遠更易不了中國人的倫理觀念。說嚴重些：「嫂溺叔不可援以手」，市井之徒，也懷然於「朋友妻，不可戲」的道理。基此之故，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結識初期，徐志摩往王公館跑得很勤。每當陸小曼吵着要王廣陪她出去玩時，王廣偶或會坦然的說：

「對不起，我沒空，讓志摩陪妳

去吧。」

與此同時，週末、假日，在西山、在六國飯店跳舞廳、在各大京戲園子，人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徐志摩、王廣和陸小曼挺高興的玩在一起。

幸虧有印度詩哲泰戈爾來華，打了個岔，使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的「煩惱與痛苦」，暫時的拋下了四五個

徐志摩四角戀

月。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泰戈爾應北京講學社之邀，來華講學。經梁啓超指定由徐志摩擔任翻譯，並且代表北平學界，到上海去迎接。和泰戈爾同來的還有四位印度學人，一位美國女社會工作者。十三日，徐志摩陪泰戈爾一行到開北跟印度詩人聚會，上蔣百里家跟歡迎者攝影。十四日又陪泰戈爾他們暢遊西湖。當晚，徐志摩詩興大發，在一株海棠花下，作了一整夜的詩。事聞於梁啓超，覺得非常有趣。

後來他曾做了一副集宋詞聯，送給徐志摩。梁啓超說：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副集句楹帖；因為它極能表出徐志摩的性格，還附記着他海棠花下吟詩到天明的雅人韻事。聯曰：

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

此意平生飛動，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

徐志摩陪同泰戈爾一行，在上海、南京、濟南，各作了一次講演，然後到北平。假北海靜心齋，接受以梁啓超爲首的北平學界盛大歡迎。泰戈爾在北平作了六次講演和無數次的談話，一概由出國在即，人豔如花的林徽音負責攙扶，而以徐志摩擔任翻譯。吳詠曾經稱讚徐志摩的傳譯說：「用中國語彙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琮琤可聽。」

五月八日，泰戈爾在北平歡渡其六十四歲誕辰，北京學界人士爲他舉行祝壽會，送他許多名畫名徽，和由梁啓超代他取的中國名字：竺震旦。那天晚上，徐志摩和林徽音、張歆海居然粉墨登場，演出泰戈爾的短劇「契珂珞」。林徽音飾契珂珞公主，張歆海飾阿俊那王子，徐志摩呢？他演愛神。

一直到當年五月二十日，泰戈爾方始辭離北平，仍然由徐志摩陪着，過太原、漢口、上海，徐志摩把泰戈爾送到了日本，方始回程。爲了消除一個多月的辛苦，他到廬山去休息了半個月，聽松聲鳥語，不禁爲之忘機。

遺世。半月後，他又匆匆趕返北平授課，跟愛好文藝的朋友成立一個聚餐會，參加的，多半是歐美回國留學生。當然，徐志摩亦仍常爲王府座上客，伴陸小曼出遊。兩人間的情感，與日俱增。

由徐志摩所主持的那個聚餐會，漸漸的蛻化而成「新月社」，我國早期文壇上的「新月派」，和徐志摩「新月詩人」的頭銜，就是打從「新月社」而來。「新月」是泰戈爾的一本詩集，由於徐志摩對這兩個字挺有興趣，便以此作爲社名。他們在北平中街七號租了一幢房子，可以吃飯，聊天，打彈子，徐志摩自己也搬進去住。社員每人每月繳五塊錢，每兩個禮拜聚餐一次，不時還有遊藝節目。社員的範圍也在漸次擴大，有梁系人物、銀行界、和若干文人。名詩人聞一多，當年也是新月社的熱心份子之一。

環境踐踏命運支配

彈指間，到了民國十四年的春天，徐志摩跟陸小曼陷於熱戀，終於到了無以自拔的地步。北平社交界，和王、陸、梁、林四方面的親友，早已把這件事傳得風風雨雨，人言嘖嘖。郁達夫談他倆的戀愛，有謂：「忠厚柔豔如小曼，熱情誠懇若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要發放火光，熱成一片。那裏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那裏還顧到宗法家風？」徐志摩在他給陸小曼的第一封信上，也曾自承：「啊呸，狗屁的禮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會，去你們的！青天裏白白的出太陽，這羣人血管裏的水，全是冰涼的。」可是，事實上，禮教和家庭在中國畢竟還是凜然不可侵犯。當王廣驟隱約約的聽到了風聲，他便直接了當的問陸小曼，她是否在跟徐志摩談戀愛？陸小曼的神情反應，使王廣驟覺事態的嚴重，但是，他仍保持君子風度，他要求陸小曼和徐志摩斷絕來往，並且在一段時期之內，足不出戶。同時，他請徐志摩避嫌，別再上門。這便是徐志摩在給陸小曼的第一封信

裏所說的：「這實在是太慘了，怎叫我愛你的不難受？假如你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寫成小說故事，一定可使千百個同情者滴淚。何況，今天我處在這個最尷尬、最難堪的地位，怎禁得不咬牙切齒的恨！」

徐志摩何以會尷尬、難堪？那是他和陸小曼間的一段畸戀，揚揚沸沸的傳開了以後，他除了受到王廣的攔阻，同時，自梁啟超以下的絕大部份友好，齊一致的對他加以指責或規勸，既有林徽音事件一誤於前，又怎能發生跟陸小曼畸戀再錯於後？就相互間的關係言，梁思成和王廣不都是他的同門師兄弟嗎？於是，自從十四年三月二日，王廣採取斷然措施，不許徐陸來往。徐陸畸戀在親友之間公開，徐志摩在師門和若干親友的重壓之下，便不得不即日出國，和陸小曼分開一段時期，使雙方逐漸疏遠。新月詩人顯然是被放逐了，但他仍能花錢買通王家的傭人，在三月三日、四日和出國前夕的十日，給陸小曼偷運進去三封頗關重要的信。第一封，他在竭力激發陸小曼的勇氣：「妳這樣一朵稀有的奇花，決不是爲一對不明白的父母，一個不了解的丈夫所犧牲而來的」、「靈和肉實在是不可能絕對分家的」、「一切有我在，一切有愛在」。第二封，請她每天寫日記，當作給他的信，記下她的思想感情和起居言行，這便是「愛眉小札」中最主要的部份，往後由陸小曼公開印行的「小曼日記」之由來。第三封，是徐志摩和陸小曼別前見最後一面的要求，經過親友同意，徐志摩在赴宴回寓，臨走前十幾個鐘頭寫的。在那天晚上，陸小曼當着好些個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她接連的喊叫：「我不是醉，我只是難受，只是心裏苦……」

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徐志摩啟程赴歐，循西伯利亞鐵道經莫斯科到柏林。一路上，他都在給陸小曼寫情意綿綿的信，三月二十六日他到了柏林以後，發現張幼儀掛着兩行眼淚在接他。因爲，才六天前，徐志摩和張幼儀的次子彼得，得了腹膜炎死去，兩天前方始火葬，出殯，張幼儀爲孩子的病一連十幾個夜晚不曾闔眼，她瘦

得「什麼似的」；——一直到這時候還不相信她的愛子果已死去。她昏昏沉沉的似在夢中過活。

徐志摩在柏林住了兩個禮拜，陪張幼儀看了幾次戲，解那再也解不了的「悶」。

歐遊行蹤，到過柏林、倫敦、意大利和巴黎。照徐志摩所說的是他在「到處上墳」。他曾到契珂夫、克魯泡特金、曼殊斐兒、哈哀內、伏爾泰、盧騷、聶俄、雪萊、濟慈……和他兒子彼得得的墓前憑吊。徐志摩在意大利翡冷翠小住了一段期間，他又愛上了翡冷翠，在那兒寫了不少的詩。他的第二部詩集即以「翡冷翠的一夜」爲名，傳誦遐邇的「偶然」，也收集在這部詩集之中。

徐志摩留下陸小曼在丈夫與父母「夾攻」之中奮鬥，王家和陸家於是時生勃谿，常起冷戰，兩家人心頭的滋味都很不好受。七月間王廣應東南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之邀，到南京去當五省聯軍參謀長，他赴任以後寫一封信寄給陸小曼的母親，請她轉告陸小曼，要末馬上到南京去夫妻團居，否則，便永遠不必再去了。陸小曼苦苦的想了一夜，決心翌日回娘家去以死力爭，非達到目的——「留在北平等徐志摩回來」不可，但是，她的父母偏怕女兒離婚，有辱家門。

兩位老人硬軟兼施，先說：「好的，要死大家一道去死！」接着又雙淚直流，苦苦要求。於是，陸小曼自承「大敗」，她寫長信給徐志摩，決定將「你我的一段情緣，只好到此爲止了」。却是，——「現在還有一線希望，就是盼你回來再見一面，我要拿我幾個月來所藏着的話全盤的倒了出來，再加一顆滿含着愛的鮮紅的心，送給你讓你安慰。我只要一個沒有靈魂的身體，讓環境去踐踏，讓命運去支配。」當時，徐志摩一接到信便束裝返國。

陸小曼在北平儘量拖延着等他，由於王廣正在南方，他們見了面仍然可以毫無顧忌的出入與共，成對成雙

，照樣在公開場合露面。有時候徐志摩的忘年交林長民，還跟他們一道出遊。

家庭醜聞愈形擴大

拖到九月初，陸小曼經不住王廣的一再催促，父母的聲淚俱下，竭力規勸，她答應了到上海去，其目的在跟王廣辦離婚。徐志摩緊跟着便在九月五日到達上海，當日又赴杭州，回硤石老家，等陸小曼的離婚消息。他此去是相當「勇敢」的，實則是他摸清了王廣的光明磊落，豁達大度的性格。換一個人的話，以東南五省聯軍參謀長的顯赫聲勢，對於徐志摩之「違約」，「奪妻之恨」。他只要襲用軍閥作風大喝一聲：「把那小子逮來斃了！」徐志摩的性命必然難保。但是，王廣對於婚姻問題的處理，一仍新大陸的開朗作風，合則留，不合則去，他發現陸小曼早已變心，便決意爽性成全。所以，當陸小曼抵達上海跟他要求離婚，王廣便坦率的答道：

「婚姻是夫妻之間的事，合得來，是夫妻，合不來，就算了。只不過，我們既已有過一段夫妻的感情，那就由夫妻退爲朋友吧！」

同時，他找來徐志摩，正告他說：

「以後你如果再三心兩意，虧待了小曼，我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陸小曼和王廣的離婚，自此順利完成。

在硤石家鄉，徐志摩的父母雙親徐申如夫婦對於愛子的突然返來，着實是既喜且驚。當徐陸喻戀，北平古都滿城風雨，徐家早就得着了消息。從那時候起兩位老人就驚惶萬分，日夜不寧，唯恐愛子迷戀有夫之婦，出

了什麼差錯。及至徐志摩「放逐」出國，硃石家中還是等到徐志摩抵達莫斯科，方才收到陸小曼受徐志摩之托寄來一封轉告近況的信。這一次，徐志摩跟東南五省聯軍參謀長的太太南來，找握有東南五省生殺奪予大權的他先生談判離婚，又叫兩老怎不「捏着一大把汗」，眠食俱廢呢？七號那天，徐志摩一夜不同，他父母就兢兢得整夜睡不着覺。徐申如夫婦對徐志摩和陸小曼的相戀，內心中極表反對，但是，愛子心切，抵憤情深，又明知徐志摩的性情，這件事絕對無法阻止。所以，兩老非但不如多年盛傳的「聞訊赫然大怒，從此斷絕父子關係」，相反的，還在竭盡所能的力促其成哩。

王陸此離，橫互在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還有一層重大的障礙。那便是為此深惡痛絕，悲憤莫名的陸太太，陸小曼的母親。她跟着女兒南來，和她寸步不離的一道住在上海。她痛恨徐志摩使她的女兒離婚，玷辱家門，永遠失去她慧眼識英雄，如今果已飛黃騰達的乘龍快婿王賡。她為此不惜挺身而出，不讓徐志摩和陸小曼有單獨見面，一傾積憤的機會。遂令新月詩人徐志摩急不擇言，破口大罵。他寫信給陸小曼說：「我恨妳的娘刺骨，要不為妳愛我，我要叫她認識我的厲害，等着吧，總有一天報復的！」……唉，我一記起妳那專暴淫蠻的娘！」由此可知，徐志摩在猛烈追求陸小曼的時候有多麼瘋？怪不得他會寫出那首帶些兒黃的：「別擗我，疼！」那些個詩，跟他早期的「我有一個戀愛」，簡直是清濁立判，不可同日而語。

爲了阻止徐志摩和陸小曼的結合，使這幕她心目中的「家庭醜聞」愈形擴大，陸太太除了在一對戀人之間多方阻撓，竭力杯葛。她還亮出一記殺手鐮，振振有詞的對徐志摩說：

「小曼和受慶倒是離成婚了。可是，你在柏林的那位元配夫人，你們之間的離婚手續，應該辦一個清楚。然後再談你跟小曼的婚事。」

一聲晴天霹靂，可把徐志摩給急壞了，他指天矢日的辯白，他跟張幼儀的離婚手續，早已依法完成。但是，陸太太堅持不信，徐志摩大叫受罪受大了，他渾身的肉都在顫動，差一點不曾爆裂。他問陸太太，究竟要他怎麼辦，陸太太却給他出了個天大的難題：

「除非請你的元配夫人回來，在國內辦清楚離婚手續！」
於是，徐志摩發出悲呼：「照這情形絕望是定的了。」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下，又是熱戀時期，徐志摩的親筆日記

(八月九日)「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我最樂。坐着談也好，走着談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但那有今天那樣的甜法；愛是甘草，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瓏，你真活潑，你真像一條小龍。

我愛你樸素，不愛你奢華。你穿上一件藍布袍，你的眉目間就有一種特異的光彩，我看了心裏就覺着不可名狀的歡喜。樸素是真的高貴。你穿戴整齊的時候當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尋常的，人人都認得的，素服時的眉有我獨到的領略。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這話確有道理。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

我的胸膛並不大，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憂愁。我即使小有才，決計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強來的；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我唯一的靠傍是霎那間的靈通。我不能沒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給我心的平安。在你完全的密甜的高貴的愛裏，我享受無上的心與靈的平安。

凡是開不得頭，開了頭便有重複，甚至成習慣的傾向。在戀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縫兒，小縫兒會變大窟窿，那就糟了。我見過兩相愛的人因小事情誤會鬥口，結果只有損失，沒有利益。我們家鄉俗諺有：「一天相罵十八頭，夜夜睡在一橫頭」，意思說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我可不信，我信合理的生活，動機是愛，知識是南鍼；愛的生活也不能純粹靠感情，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愛是幫助了解的力，了解是愛的成熟，最高的了解是靈魂的化合，那是愛的圓滿功德。

沒有一個靈性不是深奧的，要懂得真認識一個靈性，是一輩子的的工作。這工夫愈下愈有味，像逛山似的，唯恐進得不深。

眉，你今天說想到鄉間去過活，我聽了頂歡喜，可是你得準備吃苦。總有一天我引你到一個地方，使你完全轉變你的思想與生活的習慣。你這孩子其實太嬌養慣了！我今天想起丹農雪鳥的「死的勝利」的結局；但中國人，那配！眉，你從今起對愛的生活負有做到他十全的義務。我們應得努力。眉，你怕死嗎？眉，你怕活嗎？活比死難得多！眉，老實說，你的生活一天不改變，我一天不得放心。但北平就是阻礙你新生命的一個大原因，因此我不免發愁。

我從前的束縛是完全靠理性解開的，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萬事只要自己決心；決心與成功間的是最短的距離。

往往一個人最不願意聽的話，是他最應得聽的話。

（八月十日）我六時就醒了，一醒就想你來談話，現在九時半了，難道你還不會起身，我等急了。

我有一個心，我有一個頭，我心動的時候，頭也是動的。我真應得謝天，我在這一輩子裏，本來自問已是陳死人，竟然還能嘗着生活的甜味，曾經享受過最完全，最奢侈的時辰，我從此是一個富人，再沒有抱怨的現實，我已經知足。這時候，天坍了下來，地陷了下去，霹靂種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不愁死，我滿心只是感謝。即使眉你有一天（恕我這不可能的設想）心換了樣，停止了愛我，那時我的心就像蓮蓬似的裁滿了窟窿，我所有的熱血都從這些窟窿裏流走——即使有那樣悲慘的一天，我想我還是不敢怨的，因為你我的心曾經一度靈通，那是不可滅的。上帝的意思到處是明顯的，他的發落永遠是平正的；我們永遠不能批評，不能抱怨。

開膛刺心最後禮物

（八月十一日）這過的是什麼日子！我這心上壓得多重呀！眉，我的眉，怎麼好呢！霎那間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間起伏，是憂，是慮，是瞻前，是顧後，這筆上那能寫出？眉，我怕，我真怕世界與我們是不能並立的，不是我們把他們打毀成全我們的話，就是他們打毀我們，逼迫我們的死。眉，我悲極了，我胸口隱隱的生痛，我雙眼盈盈的熱淚，我就要你，我此時要你，我偏不能有你，嚶，這難受——戀愛是痛苦，是的，眉，再也沒有

疑義。眉，我恨不得立刻與你死去，因為只有死可以給我們想望的清靜，相互的永遠佔有。眉，我來獻全盤的愛給你，一團火熱的真情，整個兒給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樣拿整個，完全的愛還我。

世上並不是沒有愛，但大多是不純粹的，有漏洞的，那就不值錢，平常，淺薄。我們是有志氣的，決不能放鬆一層層，我們得來一個直純的榜樣。眉，這戀愛是大事情，是難事情，是關生死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難得的，我們現有少數的朋友，就思想見解論，在中國是第一流。他們都是真愛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們要看我們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實現一般人夢想的境界。他們，我敢說，相信你我有這天賦，有這能力；他們的期望是最難得的，但同時你我負着的責任，那不是玩兒。對己，對友，對社會，對天，我們有奮鬥到底，做到十全的責任！眉，你知道我近來心事重極了，晚上睡不着不說，睡着了就來怖夢，種種的顧慮整天像刀光似的在心頭亂刺，眉，你又在這樣的環境裏嵌着，連自由談天的機會都沒有，咳，這真是那裏說起！眉，我每晚睡在床上尋思時，我彷彿覺着髮根裏的血液一滴一滴的消耗，在憂鬱的思念中黑髮變蒼白。一天二十四小時，心頭那有一刻的平安——除了與你單獨相對的俄頃，那是太難得了。眉，我們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啊眉！比如昨天早上你不來電話，從九時半到十一時，我簡直像是活抱着炮烙似的受罪，心那麼的跳，那麼的痛，也不知爲什麼？說來你也不信，我躺在榻上直咬着牙，直翻身喘着哪！後來再也忍不住了，自己拿起了電話，心頭那陣的狂跳，差一點把我暈了。誰知你一直睡着沒有醒，我這自討苦吃多可笑，但同時你得知道，眉，在戀中人的心理是最複雜的心理，說是最不合理可以，說是最合理也可以。眉，你肯不肯親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算是我給你最後的禮物？

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那怖夢真可怕，彷彿有人用妖法來離開我們，把我迷在一輛車上，整天整夜的飛行了三晝夜，旁邊坐着一個瘦長的嚴肅的婦人，像是命運自身，我昏昏的身體動不得，口開不得，聽憑那妖車帶着我跑，等得我醒來下車的時候有人來對我說你已另訂約了。我說不信，你帶約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閃動。我一見就往石板上一頭衝去

，一聲悲叫，就死在地下——正當你電話鈴響把我振醒，我那時雖則醒了，把那一陣的惶惶與悲酸，像是靈魂出了竅似的。可憐呀，眉！我過來正想與你好好的談半句鐘天，偏偏你又得出門就診去，以後一天就完了，四點以後過的是何等不自然而侷促的時刻！我與「先生」（按指梁啓超）談，也是悽涼萬狀，我們的影子在荷池圓葉上晃着，我心裏只是悲慘，眉呀，你快來伴我死去吧！



徐志摩一生中拍得最漂亮的一幀照片

海外纏綿燕京銷魂

徐志摩使君有婦，陸小曼羅敷有夫，他和她的婚姻誠然新舊參半，但却決不能說毫不幸福美滿，張幼儀的丈夫徐志摩是享譽國際的大詩人，他對中國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都有很大的貢獻，同時也留下若干篇勢將不朽的著作，陸小曼的丈夫王廣學兼中西，文武雙全，他是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當過東南五省聯軍的參謀長。這兩位先生至低限度也够得上「郎才」。

陸小曼有美人之目，又復多才多藝，張幼儀更是標準中國美人胎子，復有經營治事的長才，她的令兄張君勳貴為民社黨主席，張嘉璈尤為中樞要員，財經巨子。張幼儀本人就掌管過民社黨的財務。因此，徐張、王陸，四位的「郎才女貌」都是衆所艷羨的。照說他們都沒有鬧四角戀愛，

浸假演成婚變的理由，然而他們的四角戀愛與婚變畢竟還是鬧得如火如荼，洋洋沸沸，說來說去，那就只有徐

徐志摩四角戀



名畫家張振宇的速寫：（右上）謝壽康，（右下）徐志摩，（左上）陸小曼，（左下）邵洵美

志摩和陸小曼相互傾倒，一見鐘情這一個理由了。

因此，徐志摩在邂逅結識陸小曼初期，他那份狂熱的傾慕之心，仍還是值得我們一讀再讀，仔細推敲、玩味的。以下，筆者仍願抄錄幾段徐志摩的日記——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八月十二日，徐志摩在北京時的日記：

這在戀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鐘變樣，絕對的不可測度。昨天那樣的受罪，今兒又這般的上天，多大的分別！像這樣的艷福，世上能有幾個人享着；像這樣奢侈的光陰，這宇宙間能有幾多？却不知道我前口占的『海外纏綿香夢境，銷魂今日竟燕京』，應在我的甜心眉的身上！B明白了，我真又歡喜又感激！他這來才够交情，我從此完全信託他了。眉，你的福分可也真不小，當代賢哲你瞧都在你的妝台前聽候差遣。眉，你該睡着了吧，這時候，我們又該夢會了！說也真怪，這來精神異常的抖擻，真想做事了，眉，你內助我，我要向外打仗去！

八月十四日：昨晚不知那兒來的興致，十一點鐘跑到W家裏，本想與奚談天，他買了新鮮合桃，葡萄，莎果，蓮蓬請我，誰知講不到幾句話，太太回來了，那就是完事。接着W和M也來了，一同在天井裏坐着閒話，人家饑餓，就喫蛋炒飯，我喫了兩碗，飯後就喫打牌，我說那晚就得住夜，住夜就得與他們夫婦同床，M連罵『要死快哩，瘋頭瘋腦，』但結果打完了八圈牌，我的要求居然做到，三個人一頭睡下，熄了燈，M躲緊在W的胸前，格支支的笑個不住，我假裝睡着，其實他說話等等我全聽分明，到天亮都不會落聰。

眉，娘（按指小曼的娘）真是何苦來。她是聰明，就該聰明到底；她既然看出我們倆都是癡情人容易鐘情，她就該得想法大處落墨，比如說禁止你與我往來，不許你我見面，也是一個辦法；否則就該承認我們的情分，

給我們一條活路才是道理。像這樣小鷄鶉的溜着眼珠當着人前提防，多說一句話該，多看一眼該，多動一手該，這可不是真該，實際毫無干係，只叫人不舒服，強迫人裝假，真是何苦來。眉，我聽說有真愛就有勇氣，你愛我的一片血誠，我身體磨成了粉都不能懷疑，但同時你娘那裏既不肯冒險，他那裏又不肯下決斷，生活上也沒有改向，單叫我含糊的等着，你說我心上那能有平安，這神魂不定又那能做事？因此我不由不私下盼望你能進一步愛我，早晚想一個堅決的辦法出來，使我早一天定心，早一天能堂堂的做人，早一天實現我一輩子理想中的新生活。眉，你愛我究竟是怎樣的愛法？

我不在時你想我，有時很熱烈的想我，那我信！但我不在時你依舊有你的生活，並不是怎樣的過不去；我在你當然更高興，但我最要知道的是，眉呀，我是否你『完全的必要』，最無遺憾的滿足？這問題是最重要的，因為戀愛之所以為戀愛就在他那絕對不可改變不可替代的一點；羅米烏愛玖麗德，願為她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女子能動他的心；玖麗德愛羅米烏，願為他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男子能占她一點子的情，他們那戀之所以不朽，又高尚，又美，就在這裏。他們倆死的時候彼此都是無遺憾的，因為死成全他們的戀愛到最完全最圓滿的程度，所以這“Die upon a kiss”是真鍾情人理想的結局，再不要別的。反面說，假如戀愛是可以替代的，像是一枝牙刷爛了可以另買，衣服破了可以另製，他那價值也就可想。『定情』——the spiritual engagement, the great mutual giving up——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兩個靈魂在上帝的眼前自願的結合，人間再沒有更美的時刻——戀愛神聖就在這絕對性，這完全性，這不變性；所以詩人說：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

When love is done.

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

眉，我感謝上蒼，因為你已經接受了我；這來我的靈性有了永久的寄托，我的生命有了最光榮的起點，我這一輩子再不能想望關於我自身更大的事情發現，我一天有你的愛，我的命就有限，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因此我不能不切實的認明這基礎究竟是多深，多堅實，有多少抵抗侵凌的實力——這生命裏多的是狂風暴雨！

恨我苟且因循懦弱

所以我不怕你厭煩我要問你究竟愛到什麼程度？有了我的愛，你是否可以自慰已經得到了生命與生命中的一切？反面說，要沒有我的愛，是否你的一生就沒有了光彩？我再來打譬喻：你愛吃蓮肉，愛吃雞豆肉；你也愛我的愛；在這幾天我信蓮肉，雞豆，愛都是你的需要；在這情形下愛只像是一個「加添的必要」。An additional necessity，不是絕對的必要。比如空氣，比如飲食，沒了一樣就沒有命的。有蓮時吃蓮，有雞豆

時吃雞豆；有愛時『吃』愛。好；再過幾時時新就換樣，你又該吃蜜桃，吃大石榴了，那時假定我給你的愛也跟着蓮與雞豆完了，但另有與石榴同時的愛現成可以『吃』——你是否能照樣過你的生活，照樣生活裏有跳有笑的？再說明的，眉呀，我祈望我的愛是你的空氣，你的飲食，有了就活，缺了就沒有命的一樣東西；不是雞豆或是蓮肉，有時吃固然痛快，過了時也沒有多大交關，石榴柿子青果跟著來替口味多著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你的愛現在已是我的空氣與飲食，到了一半天不可少的程度，因此我要知道在你的世界裏我的愛佔一個什麼地位？

May, I miss your passionately appealing gazings and soul communicating glances which once

so overwhe I nried and ingratiated me. Suppose I die suddenly tomorrow morning. Suppose I change my heart and love somebody else, what then would you feel and what would you do. These are very cruel supposition I know, but all the same I can't help making them, such being the lover's psychology.

Do you know what would I have done if in my coming back I should have found my love no longer mine! Try and imagine the situation an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日記已經第六天了，我寫上了一二十頁，不管寫的是什麼，你一個字都還沒有出世哪！但我却不怪你，因為你真是事忙，我自也就負你空忙大部分的責。但我盼望你及早開始你的日記，紀念我們同玩廠甸那一個蜜甜的早上。我上面一大段問你的話，確是我每天鬱在心裏的一點意思，眉，你不該答復我一兩個字嗎？眉，我寫日記的時候我的意緒益發蠶絲似的繞著你；我筆下多寫一個眉字，我口裏低呼一聲我的愛，我的心為你多跳了一下。你從前給我寫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我知道，因此我益發盼望你繼續你的日記，也使我多得一點歡喜，多添幾分安慰。

我想去買一隻玲瓏堅實的小箱，存你這幾月來交換的信件，算是我們定情的一個紀念，你意思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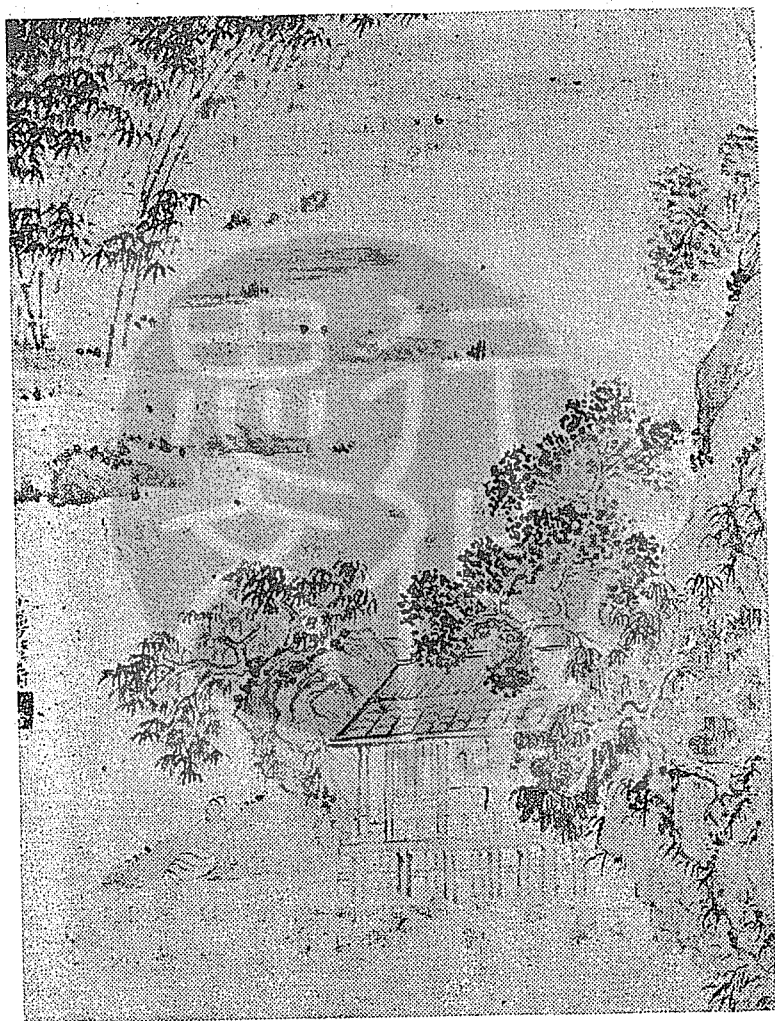
八月十六日：眞怪，此刻我的手也直抖擻，從沒有過的，眉，我的心，你說怪不怪，跟你的抖擻一樣？想是你傳給我的，好，讓我們同病；叫這劇烈的心震死了豈不是完事一宗？事情的確是到門了，眉，是往東走或往西走你趕快得定主意才是，再要含糊時大事就變成了頑笑，那可眞不是玩！他那口氣是最分明沒有的了；那位京友我想一定是雙心，決不會第二個人。他現在的口氣似乎比從前有主意得多，他已經準備『依法辦理』；你聽

他的話『今年決不攔阻你』。好，這回像人了！他像人，我們還不爭氣嗎？眉，這事情清楚極了，只要你的決心，娘，別說一個，十個也不能攔阻你。我的意思是我們同到南邊去（你不願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你知道那是不成功的，所以與其拖泥帶漿還不如走大方的路，我們有什麼見不得人面的地方？）找着做中間人，解決你與他的事情，第二步當然不用提及，雖則誰不明白？眉，你這回真不能再做小孩子，你得硬一硬心，一下解決了這大事免得成天懷鬼胎過不自然的痛苦的日子。要知道你一天在這尷尬的境地裏挨着，我也心理上一天站不直，那能真心去做事得罪都不舒服，真是何苦來？眉，救人就是自救，自救就是救人。我最恨的是苟且，因循，懦弱，在這上面無論什麼事都是找不到基礎的。有志事竟成，沒有錯兒。奮勇上前吧，眉，你不用怕，有我整個兒在你旁邊站着，誰要動你分毫，有我拚著性命保護你，你還怕什麼？

今晚我認賬心上有點不舒服，但我有解釋，理由很長，明天見面再談吧。我的心懷裏，除了摯愛你的一片熱情外，我決不容留任何夾雜的感想；這冊愛眉小札裏，除了登記因愛而流出的思想外，我也決不願夾雜一些不值得的成分。眉，我是太癡了，自頂至踵全是愛，你得明白我，你得永遠用你的柔情包住我這一團的熱情，決不可有一絲的漏縫，因為那時就有爆烈的危險。

靈魂裡的血在掉着

八月十八日：十一點過了。肚子還是疼，又招了涼怪難受的，但我一個人占空院子（宏這回真走了），夜沉沉的，那能睡得著？這時候飯店涼台上正涼快，舞場中衣香鬢影多浪費多作樂呀！這屋子悶熱得凶，蚊蟲也不饒人，我臉上腕上都叫咬了。我的病我想一半是昨晚少睡，今天打球後又喝冰水太多，此時也有些倦意，但眉



，你不是說回頭給我打電話嗎？我那能睡呢！聽差們該死，走的走，睡的睡，一個都使喚不來。你來電時我要是睡着了那又不成。所以我還是起來塗我最親愛的愛眉小扎吧。方才我躺在床上又想這樣那樣的。怪不得老話說『疾病則思親』，我才小不舒服，就動了感情，你說可笑不？我倒不想父母，早先我有病時總想媽媽，現在連媽媽都退後了，我只想我那最親愛的，最鍾愛的小眉。我也想起了你病的那時候，天罰我不叫我在你的身旁，我想起就痛心，眉，我怎樣不知道你那時熱烈的想我要我。我在意大利時有無數次想出了神，不是使勁的自咬手臂，就是拿拳頭捶着胸，直到真病了才知道。今晚輪着我想你了，眉！我想像你坐在我的床頭，給我喝熱水，給我喫藥，撫摩着我生痛的地方，讓我好好的安眠，那多幸福呀！我願意生一輩子病，叫你坐一輩子的床頭。哦那可不成，太自私了，不能那樣設想。昨晚我問你我死了你怎樣，你說你也死，我問真的嗎，你接着說的比較近情些。你說你或許不能死，因為你還有娘，但你會把自己『關』起來，再不與男子來往。眉，真的嗎？門關得上，也打得開，是不是？我真傻，我想的是什麼呀，太空幻了！我方才想假使我今晚肚子疼是盲腸炎，一陣子湧上來在極短的時間內痛死了我，反正這空院子裏鬼影都沒，天上只有幾顆冷淡的星，地下只有幾莖野草花。我要是真的靈魂出了竅，那時我一縷精魂飄飄蕩蕩的好不自在，我一定跟著涼風走，自己什麼主意都沒有；假如空中吹來有音樂的聲響，我的鬼魂許就望著那方向飛去——許到了飯店的涼台上。啊，多涼快的地方，多好聽的音樂，多熱鬧的人羣呀！啊，那又是誰，一位妙齡女子，她慵慵的倚著一個男子肩頭在那像水濺似的地平上翻翻的舞，多美麗的舞影呀！但她是誰呢，為什麼我這飄渺的三魂無端又感受一個勁烈的顫慄？她是誰呢，那樣的美，那樣的風情，讓我移近去看看，反正這鬼影是沒人覺察，不會招人討厭的不是？現在我移近了她的跟前——慵慵的倚著一個男子肩頭款款舞蹈著的那位女郎。她到底是誰呀，你孤單的鬼影，究竟認清

陸小曼的題詩·時在民國三十年。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分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禾敷周我。陋圃西瞻廣，虛既費不帛。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財募，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借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用遠形骸。忘筌在得魚。

辛巳初夏
陸小曼
題於易廬

光的鬼影睜眼的看，在那一瞥間她見着了，她也明白了，她知道完了——她手掩着面，她悲切切的哭了。她同舞的那位男子用手去攬着她，低下頭去軟聲的安慰她——在潑水似的地平上，他擁着掩面悲泣的她慢慢走回坐下了。音樂還是不斷的奏着。

徐志摩四角戀

了沒有？她不是旁人；不是皇家的公主，不是外邦的少女；她不是別人，她就是她——你生前灑肝腦去戀愛的她！你自己不幸，這大早就變了鬼，她又不知道，你不通知她那能知道——那跳舞的音樂多香柔呀！好，我去通知她吧。那鬼影躊躇了一晌，咽住了他無形的悲淚，益發移近了她，舉起一個看不見的指頭，向著她暖和的胸前輕輕的一點——啊，她打了一個寒噤，她抬起了頭，停了舞，張大了眼睛，望著透

十二點了。你還沒有消息，我再上床去躺着想吧。

十二點三刻了。還是沒有消息。水管的水聲，像是浙瀝的秋雨，真惱人。為什麼心頭這一陣陣的淒涼，眼淚——線條似的掛下來了！寫什麼，上床去吧。

一點了。一個秋虫在階下鳴，我的心跳；我的心一塊塊的迸裂；痛！寫什麼，還是想着去，孤單的癡人！一點過十分了。還這麼早，時候過的真慢呀！

這地板多硬呀，跪着雙膝生痛；其實何苦來，禱告又有什麼用處？人有沒有心是問題，天上有沒有神道更是疑問了。

志摩啊你真不幸！志摩啊你真可憐！早知世上是這樣的，你何必由娘胎出世來！這一腔熱血遲早有一天嘔盡。

一點二十分！

一點半——Marvellous!!

一點三十五分——Life is too charming, too charming indeed, Haha!!

一點三刻——O! is that the way woman love! Is that the way love!

一點五十五分——天呀！

兩點五分——我的靈魂裏的血——滴滴的在那裏吊……

兩點十八分——瘋了！

兩點三十分——

兩點四十分 "The pity of it, the pity of it, lagoi!"

Christ what a hell

Is packed into that line!

Each syllable

Blessed when you say it,.....

兩點五十分——

三點七分——

三點二十五分——火都沒了！

三點四十分——心茫然了！

五點欠一刻——咳！

六點三十分

七點三十七分

悲哀如濤洶湧呼號

八月十九日：肩，你救了我，我想你這回真的明白了，情感到了真摯而且熱烈時，不自主的往極端方向走去，亦難怪我昨夜一個人發狂似的想了一夜，我何嘗存心和你生氣，我更不會存一絲的懷疑，因為那就是懷疑我自己的命，我只怪嫌你太孩子氣，看事情有時不認清親疎的區別，又大顧慮，缺乏勇氣。須知真愛不是罪（就

怕愛不真，做到真字的絕對義那才做到愛字）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是一個意思。你心上還有芥蒂時，還覺着「怕」時，那你的思想就沒有完全叫愛染色，你的情沒有到晶莹剔透的境界，那就比一塊光澤不純的寶石，價值不能怎樣高的。昨晚那個經驗，現在事後想來，自有它的功用，你看我活着不能沒有你，不單是身體，我要你的性靈，我要你身體完全的愛我，我也要你的性靈完全的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的絕對的全部——因為我獻給你的也是絕對的全部，那才當得起一個愛字。在真的互戀裏，眉，你可以儘量，盡性的給，把你一切的所有全給你的戀人，再沒有任何的保留，隱藏更不須說；這給，你要知道，並不是給，像你送人家一件袍子或是什麼，非但不是給掉，這給是真的愛，因為在兩情的交流中，給與愛再沒有分界；實際是你給的多你愈富有，因為戀情不是像金子似的硬性，它流的是水交抱，是明月穿上了一件輕快的雲衣，雲彩更美，月色亦更艷了。眉，你懂得不是，我們買東西尚且要挑剔，怕上當，水菓不要有蛀洞的，寶石不要有斑點的，布綢不要有縐紋的，愛是人生最偉大的一件事實，如何少得一個完全：一定得整個換整個，整個化入整個，像糖化在水裏，才是理想的事業，有了那一天，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

眉，方才你說你願意跟我死去，我才放心你愛我是有限了；事實不必有，決心不可不有，因為實際的事變誰都不能測料，到了臨場要沒有相當準備時，原來神聖的事業立刻就變成了醜陋的頑笑。

世間多的是沒志氣人，所以只聽見頑笑，真的能認真的能有幾個人；我們不可不格外自勉。

八月二十日：我還覺得虛虛的，熱沒有退淨，今晚好好睡就好了，這全是自討苦喫。

我愛那重簾，要是簾外有濃綠的影子，那就更趣了。

你這無謂的應酬真叫人太不耐煩，我理想真有氣，成天遭強盜搶。老實說，我每晚睡不着也就爲，眉，你

真的得小心些，要知道「防微杜漸」在相當時候是不可少的。

八月二十一日：眉，醒起來，眉，起來，你一生最重要的交關已經到門了，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機會到了，真的到了。他已經把你看作潑水難收，當着生客們的面前，儘量的羞辱你，你再沒有志氣，也不該猶豫了；同時你自己也看得分明，假如你離成了，決不能再在北平就下去。我是等着你，天邊去，地角也去，爲你我什麼這兒都欣欣的不躊躇的走去。聽着；你現在的選擇，一邊是苟且曖昧的圖生，一邊是認真的生活；一邊是龌髒的社會，一邊是光榮的戀愛；一邊是無可理喻的家庭，一邊是海闊天空的世界與人生；一邊是你的種種的習慣，姨媽舅母，各類的的朋友，一邊是我與你的愛。認清楚了這回，我最愛的眉呀，『羞以毫釐，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真的得下一個完全自主的決心，叫愛你期望你的朋友們，一致起敬你才好呢！

眉，爲什麼你不信我的話，到什麼時候你才聽我的話！你不信我的愛嗎？你給我的愛不完全嗎？爲什麼你不肯聽我的話，連極小的事情都不依從我——到是別人叫你上那兒你就梳頭打扮了快走。你果真愛我，不能這樣沒胆量，戀愛本是光明事。爲什麼要這樣子偷偷的，多不痛快。

眉，要知道你只是偶爾的覺悟，偶爾的難受，我呢，簡直是整天整晚的叫憂愁割破了我的心 O May!
love me, give me all your love, let us become one; try to live into my love for you, let my
love fill you, nourish you, caress your daring body and hug your daring soul too; let my love
stream over you, merge you thoroughly; let me rest happy and confident in your passion
for me!

憂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
像一個琴師操練我的琴；
悲哀像是海礁間的飛濺，
看他那洶湧聽他那呼號！

八月二十二日

一萬二千度熱成冰

無可否認，徐志摩的「愛眉小札」，是日記，也是情書，那是純粹寫給他的愛人陸小曼看的，姑不論「愛眉小札」的文學價值若何，它總是大詩人徐志摩肺腑之言，心血結晶，既然能够公諸於世，那就值得一讀再讀，反覆玩味，我們深信，每讀一遍都能有新的體認，新的感受。難怪拙作在「中外」雜誌刊出以後，屢獲那麼許多位讀者熱烈的反應。

現在，再將徐志摩的心聲一次刊完，以供讀者諸公參閱。

(八月二十二日)眉：今兒下午我實在是餓慌了，壓不住上衝的肝氣，就這麼說吧，倒叫你笑話醋勁兒大，我思想是覺得有點過份的不自持，但同時你當然也懂得我的意思。我盼望，聰明的眉呀，你知道我的心胸不能算不坦白，度量也不能說是過分的窄。我最恨是碎瑣地方認真，但大家要分明，名分與了解有了就好辦，否則就比如一盤不分疆界的棋，叫人無從下手了。很多事情是庸人自擾，頭腦清明所以是不能少的。

你方才跳舞說一句話很使我自覺難為情，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客氣？」難道我真的氣度不寬，我得好好的

反省才是。眉，我沒有怪你的地方；我只要你的思想與我的合併成一體，絕對的混雜，那就不易見錯兒了。

我們互相體諒；在你我間的一切都得從一個愛字裏流出。

我一定聽你的話；你叫我幾時回南我就回南，你叫我幾時往北我就幾時往北。

今天本想當人前對你說一句小小的怨語，可沒有機會，我想說，『小眉真對不起人，把人家萬里路外叫了回來，可連一個清靜談話的機會都沒給人家！』下星期西山去一定可以有機會了，我想着就起勁，你呢，眉！我較深的思想一定得寫成詩才能感動你，眉，有時我想就只你一個人真的懂得我的詩，愛我的詩，真的我有時恨不得拿自己血管裏的血寫一首詩給你，叫你知道我愛你是怎樣的深。

眉，我的詩魂的滋養全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詩魂像抱親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給他穿，他餓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愛他就不愁餓不愁凍，有你的愛他就有命！

眉，你得引我的思想往更高更大更美處走：假如有一天我思想墮落或是衰敗時就是你的羞恥，記着了，得已經三點了，但我不對你說幾句話我就別想睡。這時你大概早睡着了，明兒九時半能起嗎？我怕還是問題

。你不快活時我最受罪，我應當是一個有特權有義務給你安慰的人不是？下回無論你怎樣受了誰的氣不受用時，只要我在你旁邊看你一眼或是輕輕的對你說一兩個小字，你就應得寬解：你永遠不能對我說：'Shut up,'（當然你決不會說的，我是說笑話，）叫我心裏受刀傷。

我們男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癡子，真也奇怪，我們的想頭不知是那樣轉的，比如說去秋那『一雙海電』

；爲什麼這一來就叫一萬三千度的熱頓時變成了冰，燒得着天的火立刻變成了灰，也許我是太癡了，人間絕對的事情本是少有的。All or Nothing到如今還是我做人的標準，

眉，你真是孩子，你知道你的情感的轉向來得多快，一會兒氣得話都說不出，一會兒又囓吃麵包了！

今晚與你跳的那一個舞，在我最good不過了，我覺得從沒有經驗過那樣濃艷的趣味——你要知道你偶爾喚我時我的心身就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昨晚來今雨軒又有慷慨激昂的「援女學聯會」，有一個大鬍子矮矮的，他像是大軍師模樣，三五個女學生一羣男學生站在一起談話，女的哭哭噪噪，一面擦眼淚，一面高聲的抗議，我只聽見『像這樣還有什麼公理呢？』又說『誰失踪了，誰受重傷了，誰準叫他們打死了，唉，一定是打死了，烏烏烏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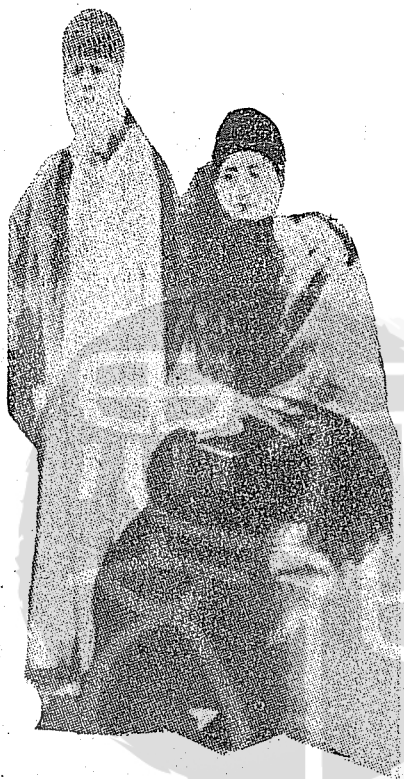
眉到看得好玩，你說女人真不中用，一來就哭；你可不知道女人的哭才是她的真本領哩！

今天一早就下雨，整天陰霾到底，你不樂，我也不快；你不願見人，並且不願見我；你不打電話，我知道你連我的聲音都不願聽見，我可一點也不怪你，眉，我懂得你的抑鬱，我只抱怨我不能給你我應分的安慰。十點半了，你還不會回家，我想像你此時坐在一羣叫囂不相干的俗客中間，看他們放肆的賭，你儘楞着，眼淚向裏流着，有時你還得陪笑臉，眉你還不厭嗎，這種無謂的生活，你還不造反嗎，眉？

沒一分鐘不念癡情

我不知道我對你說着什麼話才好，好像我所有的話全說完了，又像什麼話都沒有說，眉呀，你望不見我的

心嗎？這淒涼的大院子今晚又是我單個兒佔着，靜極了，我覺得你不在我的周圍，我想飛上你那裏去，一時也像飛不到的樣子。眉，這是受罪，真是受罪，方才「先生」說他這一時不很上我們這兒來，因為他看了我們不自然的情形覺着不舒服，原來事情沒有到門大家見面打哈哈到沒有什麼，這回來可不對了，悲慘的顏色，緊急的情調，一時都來了，但見面時還得裝作，那就是痛苦，連旁觀人都受着的，所以他不願意來，雖則他恨之切骨。他明天見娘談話去，他再不見效，誰都不能見效了，他真是好朋友，他見到，他也做到，我們將來怎樣答謝他才好哩。S來信有這句話——我覺得自己無助的可憐，但是一看小曼我覺得自己運氣比她高多了。如果我



太戈爾（左）、徐志摩（右），兩位東方大詩人的合影。

徐志摩四角戀。

精神上來，多少可以做些事業，她却難上難，一不狠心立志，險得狠，歲月蹉跎，如何能保守健康精神與身體，志摩你們都是她的至近朋友，怎不代她設想設想？使她蹉跎下去，真是可惜，我是巾幗，到底不好參與家事……

（八月二十四日）這來你真
的很不聽話，眉，你知道不？也
許我不會說話，你不愛聽，也許

你心煩聽不進，今晚在真光我問你記否去年第一次在劇場覺得你的髮髻擦着我的臉，（我在海拉爾寄回一首詩，紀念那初度尖銳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你理都沒有理會我，許是你看電影出了神，我不能過分怪你。

今晚北海真好，天上的雙星那樣的晶清，隔着一條天河含情的互睜着；滿池的荷葉在微風裏透着清馨；一彎黃玉似的初月在西天掛着，無數的小虫相應的叫着；我們的小舫在荷葉叢中刺着，我就想你，要是你我倆坐着一只船在湖心裏蕩着，看星，聽虫，嗅荷馨，忘却了一切，多幸福的事，我就怨你這一時心不靜，思想不清，我要你到山裏去也就爲此。你一到山裏心胸自然開豁的多，我敢說你多忘了一件雜事，你就多一分心思留給你的愛：你看看地上的草色，看看天上的星光，摸摸自己的胸膛，自問究竟你的靈魂得到了寄託沒有，你的愛得到了代價沒有，你的一生尋出了意義沒有？你在北平城裏是不會有清明思想的——大自然提醒我們內心的願望。

我想我以後寫下的不拿給你看了，眉，一則因爲天天看煩得很，反正是這一路的話，這愛長愛短老聽也是怪膩煩的；二則我有些不甘願，因爲分明這來你並不怎樣看重我的『心聲』。我每天的寫，有功夫就寫，倒像是我唯一的功課。很多是夜闌人靜半夜三更寫的，可是你看也就翻過算數，到今天你那本子還是白白的，我問你勸你的話你也從不提及，可見你並不會看進去，我寫當然還是寫，但是我想這來不每天繳卷似的送過去了，我也得媽虎，等你自己想起時間起時真的要看看時再給你不一遲。我記得（你記得嗎，眉？）才幾個月前你最初與我祕密通訊時，你那時的誠懇，焦急，——需要，怎樣抱怨我不給你多寫，你要看我的字就比掉在岸上的魚想水似的急，咳，那時問我的肝腸都叫你搖動了，眉！難道這幾個月來你已經看够了不成？我的話準沒有先前的動聽，所以你也再不着急要，雖則我自問我對你一往的深情真是一天深似一天，我想看你的字，想聽你的話，

想擁抱你的思想，正比你幾個月前想要我的有增無減，眉，這是什麼道理？我知道我如其儘說這一套帶怨意的話，你一定看得更不耐煩，你真是愈來愈蠢了，什麼新鮮的念頭，討人歡喜招人樂的俏皮話一句也想不到，——

不是怕風吹雨打

不是羨燭照香熏

只喜歡那折花的人

高興和伊親近

花辭兒終落了

替伊親手收存

寄與伊心上的人

當一封沒有字的書信

五五年作瓶花詩寄給

小曼後來稍修改了幾個字
今天重寫了這小曼 通之

胡適之贈小曼的詩。

徐志摩四角戀



一個茶壺

一個茶杯

一個志摩

一個小品文

洵美

名詩人邵洵美贈徐志摩陸小曼的畫

與諧詩

本子一頁又

一頁只是扳

著險子說的

鄭重話，那

能怪你不愛

看——我自

個兒活該不

是？下回我

想來一個你

給我的信的

一個研究——

我要重新

接近你那時

的真與摯，

熱烈與深切

。眉，你知道你那時偶爾看一眼，那一眼裏含着多少的深情呀！現在你快正眼都不愛覷我了，眉，這是什麼道理？你說你心煩，所以連面都不願見我——我懂得，我不怪你，假如我再跑了一次看看——我不在跟前時也許你的思想到會分給我一些？許你說人在身邊，何必再想，真是！這樣來我願意我立即死了，那時我倒可以希望佔有你一部分純潔的思想的快樂。眉，你幾時才能不心煩？你一天心煩，我也一天不心安，因為我們倆的思想鑲不到一起，隨我怎樣的用力用心……

眉，假如我逼你跟我走，那是說到和平辦法真沒有希望時，你將怎樣發付我？不，我情願收回這問句，因為你也許忍心拿一把刀插在愛你的摩的心裏！

咳，「以不了了之」，什麼話！我倒不信，志摩不是懦夫，到相當時候我有我的顏色，無恥的社會你們看着吧！

眉，只要有一個日本女子一半的癡情與俠氣——你早就跟我飛了，什麼事都解決了。亂絲總得快刀斬，眉，你怎的想不通呀！

上海有時症，天又熱，我也有些怕去。

（八月二十五日），眉，你快樂時就比花兒開，我見了直樂！

我所有的只是愛情

（八月二十七日）兩天不親近愛眉小扎了，真覺得抱歉。

香山去只增添，加深我的懊喪與惆悵，眉，沒有一分鐘過去不帶着想你的癡情，眉，上山，聽泉，折花，

！望遠，看星，獨步，嗅草，捕虫，尋夢，——那一處沒有你眉，那一處不惦著你眉，那一個心跳不是為着你眉



才高貌醜的楊杏佛繪陸小曼圖及自題詩。

徐志摩四角戀

我一定得造成你眉；旁人的閒話我愈聽愈惱，愈憤愈自信，眉，交給我你的手，我引你到更高處去，我要你托胆的完全信任的把你的手交給我。

我沒有別的方法，我就有愛，沒有別的天才，就是愛；沒有別的能耐，只是愛；沒有別的動力，只是愛。

我是極空洞的一個窮人，我也是一個極充實的富人——我有的只是愛。

眉，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來洗濯誰來；你不來解渴誰來；你不來照形誰來！

我白天想望的，晚間祈禱的，夢中纏綿的，平時神往的——只是愛的成功，那就是生命的成功。

是真愛不能沒有力量：是真愛不能沒有悲劇的傾向。

眉，「先生」說你意志不堅強，所以目前逢著有阻力的環境倒是好的，因為有阻力的環境是激發意志最弱的一個力量，假如阻力不能激發意志時，那事情也就不易了。這時候各界的看法各各不同，眉，你覺出了沒有？有絕對懷疑的；有相對懷疑的；有部分同情的；有完全同情的（那很少，除是老K）；有嫉忌的有陰謀破壞的（那最危險）有肯積極助成的；有願消極幫忙的都有。但是，眉，聽着，一切都跟着我自己走；只要我有意志，有氣，有勇，加在一個真的情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

有你在我的懷中，雖則不過幾秒鐘，我的心頭便沒有憂愁的踪蹟；你不在我的當前，我的心就像掛燈似的懸著。

你爲什麼不抽空給我寫一點？不論多少，抱著你的思想與抱著你的溫柔的肉體，同樣是我這輩子無上的快樂。

往高處走，眉，往高處走！

我不願意你過分『愛物』，不願意你隨便化錢，無形中養成『想什麼非要到什麼不可』的習慣；我將來決不會怎樣賺錢的，即使有機會我也不來，因爲我認定奢侈的生活不是高尚的生活。

愛，在儉樸的生活中，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華的生活中，即使有愛，不能純粹，不能自然，像是熱屋子裏烘出來的花，一半天就萎萎的憂愁。

論精神我主張貴族主義；談物質我主張平民主義。

眉，你閒着時候想一想，你會不會有一天厭棄你的靡。

不要怕想，想是領到『通』的路上去的。

受朋友憐惜與照顧也得有個限度，否則就有界限不分明之危險。

小的地方要防，正因為小的地方容易忽略。

(八月二十八日)這生活真悶得死人，下午等你消息不來時我反仆在床上，淒涼極了，心跳得飛快，在迷惘中呻吟著“Let me die, let me die, O Love!”

眉，你的舌頭上生泡，說話不便利；我的舌頭上不生泡，說話一樣的不能出口，我只能連聲的叫你，眉，眉，你聽着了沒有？

為誰憔悴？眉，今天有不少人說我。

老太爺防賊有功，應賞反穿黃馬褂！

心裏祇是一束亂麻，叫我如何定心做事。

『南邊去防口實，』咳眉，這回再要「以不了了之」，我真該投身西湖做死鬼去了。我本想在南行前寫完這本日記的，但看情形怕不易了，眉，這本子裏不少我的嘔心血的話，你要是隨便翻過的話，我的心血就白嘔了！

(八月二十九日)，眉，今天今晚我釋然得很。

(八月三十一日)，眉，今晚我只是「爽然」！「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終宵」，多淒涼的情調呀！北海夜色荷香，再會了！

織女與牛郎，清淺一水隔，相對兩無言，盈盈復脈脈。

你眼珠裏有我淚水

(九月五日)前幾天真不知怎樣過的，眉呀，昨晚到站時D背給我聽你的來電，他不懂得末尾那個眉字，瞎猜是密碼還是什麼，我真忍不住笑了——好久不笑了眉，你的麼？

「先生」真可人，「一切如意——珍重——眉」多可愛呀，救命王菩薩，我的眉！這個世界畢竟不是騙人的，我心裏又漾着一陣甜味兒，癡癡齊齊怪難受的，飛一個吻給我至愛的眉，我感謝上蒼，真厚待我，眉終究不負我，忍不住又獨自笑了。昨夜我住在蔣家，覆去翻來老想着你，那睡得着，連着甜蜜的叫你喚你親你，你知道不，我的愛？

今天捱過好不容易，直到十一點半你的信才來，阿彌陀佛，我上天了。我一壁開信就見着你肥肥的字跡我就樂，想躲着眉，我媽坐在我對桌，我爸躺在床上同聲笑着罵了，「誰來看你信，這鬼鬼崇崇的幹麼！」我倒怪不好意思的，念你信時我面上一定很有表情，一忽兒緊繃着眉頭，一忽兒笑逐顏開，媽準遞眼風給爸笑話我哪！

眉，我真心的小龍，這來才是推開雲霧見青天了！我心花怒放就不用提了，眉，我恨不得立刻摟著你，親你一個氣都喘不回來，我的至寶，我的心血，這才是我的好龍兒哪！

你那裏是披心瀝胆，我這裏也打開心腸來收受你的至誠，同時我也不敢感激我們的「紅娘」，他真是你的恩人你我還不爭氣一些！

說也奇怪，昨天還是在昏沈地獄裏抗着的，這一來勇氣全回來了，你答應了我的話，你給了我交代，我還

不聽你話向前做事去，眉，你放心，你的摩也不能不給你一個好『交代』！

今天我對P全講了，他明白，他說有辦法，可不知什麼辦法？

真厭死人，娘還得跟了來！我本想到南京去接你的，她若來時我連上車站都不便，這多氣人。可是我聽你話，如今我完全聽你話，你要我怎辦就怎辦，我完全信託你，我耐著——爲著你眉。

眉，你幾時才能再給我一個甜甜的——我急了！

（九月八日）風波，惡風波。

眉，方才聽說你在先施吃冰淇淋剪髮，我也放心了：昨晚我說——“The absolute way out is the best way out”

我意思是要你死，你既不能死，那你就活；現在情形大概你也活得過去，你也不須我保護；我爲你已經在我的靈魂上塗上一大塔的蜜煤，我等於說了謊，我想我至少是對得住你的；這也是運氣使然，有行動時只是往下爬，永遠不能向上爭，我只能暫時洒一滴創心的悲淚，拿一塊冷笑的毛氈包起我那流鮮血的心，等着再看隨後的變化罷。

我此時竟想立刻跑開，遠着你們，至少讓「你的」幾位安安心；我也不寫信給你，也沒法寫信；我也不想報復，雖然你娘的橫蠻真叫人髮指；我也不要安慰，我自己會騙自己的，罷了，罷了，真罷了！

一切人的生活都是說謊打底的，志摩，你這個癡子妄想拿真去代謊，結果你自己輪着雙層的大謊，罷了，真罷了！

眉，難道這就是你我的下場頭？難道老婆婆的一條命就活活的嚇倒了我們，真的蠻橫壓得倒真情嗎？

眉，我現在只想在什麼時候再有機會抱着你痛哭一場——我此時忍不住悲淚直流，你是弱者，眉，我更是弱者的弱者，我還有什麼面目見朋友去，還有什麼心腸做事情去——罷了，罷了，真罷了！

眉，留着你半夜驚醒時一顆淒涼的眼淚給我吧，你不幸的愛人！

眉，你鏡子裏照照，你眼珠裏有我的眼水沒有！

唉，再見吧！

這生活真太蹊蹺了

（九月九日）今晚許見着你，眉，叫我怎樣好！說我非但近癡，簡直已經癡了。方才爸爸進來問我寫什麼，我說日記，他要前面的題字，沒法給他看了，他指了指「眉」字，笑了笑，用手打了我一下。爸爸真通人情，前夜我沒回家他急得什麼似的一晚沒睡，他說替我「捏著一大把汗」，後來問我怎樣，我說沒事，他說「你額上亮着哪」，他又對我說「像你這樣年紀，身邊女人是應得有一個的，但不可能胡鬧，以後，有夫之婦至少接近為是。」我當然不能對他細講，點點頭算數。

昨晚我叫夢象纏得真苦，眉你真害苦了我，叫我怎生才是？我真想與你們一家人形跡上完全絕交，能躲避處躲避，免不了見面時也只隨便敷衍。我恨你的娘刺骨，要不為你愛我，我要叫她認識我的厲害！等着吧，總有一天報復的！

我見人都覺著尷尬，了解的朋友又少，真苦死。前天我急極時忽然想起了LY，她多少是個有俠氣的女子，她或能幫忙，比如代通消息，但我現在簡直連信都不想給你通了。我這裏還記着日記，你那裏恐怕連想我都

沒有時候了，唉，我想起你那專暴淫蠻的娘！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的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眼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蓮瓢，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捲護著銷魂的歡戀，

我又聽著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愛，這是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說你負，更不能猜你變；

徐志摩四角戀



徐志摩與夫人張幼儀

風流人物

我心頭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擁；

除非是天翻，但是我不能想像那一天！

（九月廿日）『受罪受大了！受罪受大了，我也這麼說。眉呀，昨晚席間我渾身的肉都顫動了，差一點不會爆裂，說也怪，我本不想與你說話的，但等到你對我開口時，我悶在心裏的話一句都說不上來，我睜着眼睛你來，睜着眼睛你去，誰知道你我的心！』

有一點我却不甚懂，照這情形絕望是定的了，但你的口氣還不是那樣子，難道你另外又想出了路子來？我真想不出。

（九月十一日）眉，你到底是什麼會事？你眼看著我流淚晶晶的說話的時候，我似乎懂得你，但轉瞬間又模糊了；不說別的，就這現虧我就吃定的了，「總有一天報答你」——那一天不是今天，更有那一天？我心只是放不下，我明天還得對你說話。

事態的變化真是不可逆料，難道真有命的不成？昨晚在M外院微光中，你鏦亮的眼對着我，你溫熱的身子親着我，你說『除非立刻跑』，那話就像電火似的照亮了我的心，那一剎那間，我樂極，什麼都忘了。因為昨天下午你在慕爾鳴路上那神態真叫我有些詫異，你一邊咬得那樣定，你心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所以我忍不住（怕你真又糊塗了）寫了封信給他，親自跑去送信，本不想見你的，他昨晚態度到不錯，承他的情，我又估了你至少五分鐘，但我昨晚一晚只是睡不著，就惦着怎樣『跑』。我想起大連，想叫『先生』下來幫着我們。

點，這樣那樣儘想，連我們在大連租的屋子，相互的生活，都一一影片似的翻上心來。今天我一早出門還以為有幾分希冀，這冒險的意思把我的心搔得直發癢，可萬想不到說謊時是這般田地，說了真話還是這般田地，真是麻維勒斯了！

我心裏只是一團迷，我爸我娘直替我着急，悲觀得凶，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咳，你，你不能成心的害我毀我；你今天還說你永遠是我的，我沒法不信你，況且你又有那封真摯的信，我怎能不憐着你一點，這生活真是太蹊蹺了！

話裏有電、有震醒力

(九月十三日)「先生」昨晚來信，滿是慰我的好意，我不能不聽他的話，他懂得比我多，看得比我透，我真想暫時收拾起我的私情，做些正經事業，也叫愛我如「先生」的寬寬心，咳，我真是太對不起人。

眉，一見你一口氣就哽住了我的咽喉，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昨晚的態度真怪，許有什麼花樣，他臨上馬車過來與我握手的神情也頂怪的，我站着看你，心裏難受就不用提了，你到底是誰的？昨晚本想與你最後說幾句話，結果還是一句都說不成，只是加添了憤懣。咳，你的思想真混濁，我不能不說你。

這來我幾時再見你眉？看你吧。我不放心的就是你許有澈悟的時候，真要我的時候，我又不你的身旁，那便怎辦？

西湖上見得着我的眉嗎？

我本來站在一個光亮的地位，你拿一個黑影子丟上我的身來，我沒法擺脫……

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

這話裏有電，有震醒力！

十日在棧裏做了一首詩：

今晚天上有半輪的下弦月；

你想攜着她的手，

往明月多處走——

一樣是清光，我想，圓滿或殘缺。

庭前有一樹開曠的玉蘭花；

她有的是愛花癖，

我忍看牠的憐惜——

一樣是芬芳，她說，滿花與殘花。

濃蔭裏有一只過時的夜鶯；

她受了秋涼，

不如從前瀏亮——

快死了，她說，但我不悔我的癡情！

但這鶯，這一樹殘花，這半輪月——

我獨自沈吟，

對著我的身影——

她在那裏呀，爲什麼傷悲，凋謝，殘缺？

（九月十六日）你今晚終究來不來？你下來時我明天走怕不得相見了；你來了又待怎樣？我現在至多的想望是與你臨行一訣，但看來百分裏沒有一分機會？你娘不來時許還有法想；她若來時什麼都完了。想着真叫人氣，但轉想即使見面又待怎生，你還是在無情的石壁裏嵌著，我沒法挖你出來，多見只多嘗銳利的痛苦，雖則我不怕痛苦。眉，我這來完全變了個「宿命論者」，我信人事會合有命有緣，絕對不容什麼自由與意志；我現在只要想你常說那句話早些應驗——「我總有一天報答你」，是的我也信，前世不論，今生是你欠債的；你受了我的禮還不會回答；你的盟言——「完全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還不會實踐，眉，你決不能隨便墮落了，你不能負我，你的唯一的摩！我固然這輩子除了你沒有受過女人的愛，同時我也自信你也該覺着我給你的愛也不是平常的，眉，真的到幾時才能清帳，我不是急，你要我耐我不是不能耐，但怕的是華年不駐，熱情難再，到那天彼此都離朽木不遠的時候再交抱，豈不是「何苦」？

我怕我的話說不到你耳邊，我不知你不見我時心裏想的是什麼，我不能自由見你，更不能勉強你想我；但你真的能忘我麼？真的能忍心隨我去休嗎？眉，我真不信爲什麼我的運蹇如此！

我的心想不論望那一方行走，碰着的總是你，我的甜；你呢？

在家裏伴娘睡兩晚，可憐，只是在夢陣裏顛倒，連白天都是心怔怔的。昨天上車時，怕你在車上，初到打電話時怕你已到，到春潤廬時怕你就到——這心頭的迴折，這無端的狂跳，有誰知道？方才送花去，躊躇了半響，不忍不送，却沒有附信去，我想你够懂得。

昨天在樓外樓上微醺時那淒涼味兒，眉呀，你何苦愛我來！

方才在烟霞洞與復之閑談，他說今年紅蓼紅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我聽了又有悵觸，隨謔四句——

紅蕉爛死紫薇病

秋雨橫斜秋風緊

山前山後亂鳴泉

有人獨立悵空溟

沒有雷峯在人憶中

（九月十七日）爸今天一定很怪我，早上沒有回去，他已是不願意，下午又沒回家，他準縞眉！但他也一定有數，我爲什麼耽着；眉，我的眉，爲你，不爲你更爲誰！可憐我今天去車站盼望你來，又不露面，心裏雙層的難受，結果還是白候，這時候有九時半！王福沒電話來，大約又沒有到，也許不叫打，我幾次三番想寫信給你可又沒法傳遞，咳，真苦極了，現在我立定主意走了，不管了，以後就看你了，眉呀！想不到這愛眉小扎，歡歡喜喜開的篇，會有這樣悽慘的結束，這一段公案到那一天才判得清？我成天思前想後的神思越恍惚了，再不趕快找「先生」尋安慰去，我真該瘋了。眉，我有些怨你；不怨你別的，怨你在平那一個月，多難得的日子，沒多給我一點平安。你想想北海那晚上！眉，要不是你後來那封信，我真該疑你。今天我及發憊，獨自去靈隱，直挺挺的躺在壑雷亭下那條石磴上尋夢，我過意把那小紅絹蓋在臉上，妄想倩女離魂，把你變到壑雷亭下來會我！眉，你究竟怎樣了，我那裏捨得下你，我這裏還可以像現在的自由的寫日記，你那裏怕連出神的

機會都沒有，一個娘，一個丈夫，手挽手的給你造上一座打不破的牢牆，想着怎不叫人悲憤！你說：「Some day God will pity us」：but will there be such a day?

昨晚把娘給我那玻璃翠戒指落了，真嚇得我！恭喜沒有掉了；我盼望有一天把小龍也檢了回來，那才真該恭喜哪：昏昏的度日，詩意儘有，寫可寫不成，方才湊成了四節。

昨天我冒着大雨去烟霞嶺下訪桂；

南高峯在烟霞中不見；

在一家松茅舖的屋沿前

我停步，問一個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丹桂沒有去年時的媚。

那村姑先對着我身上細細的端詳；

「活像個羽毛浸癩的鳥，」

我心裏想，她，定覺得蹊蹺，

在這大雨天單身走遠道，

倒來沒來頭的問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運氣不好，來得太遲又太早；

這裏就是有名的滿家術，

往年這時候到處香得凶，

徐志摩四角戀

風流人物

這幾天連綿的雨，外加風，弄得這裏希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果然這桂子林也不能給我歡喜。

板上只見焦爛的細蕊，

看着悽慘，咳，無妄的災，

我心想，爲什麼到處憔悴？——

這年頭活着不易，這年頭活着不易！

又湊成了一首——

再不見雷峯，雷峯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再不見雷峯，雷峯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塔是掩埋——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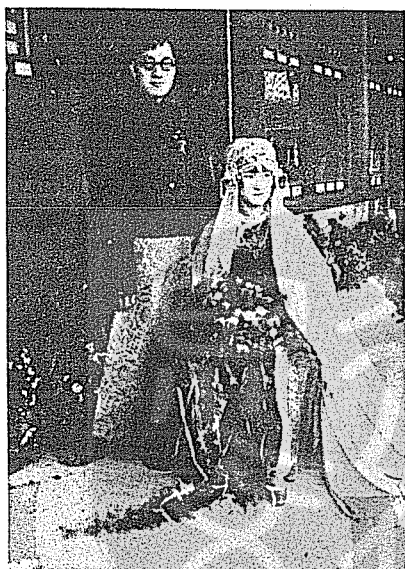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坟是掩埋！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照